

ERSHISIJIZHONGGUOZHUMINGZUOJIASANEANJINGDIAN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 季羡林



艾青
● 吉林摄影出版社

蝉的歌

◎ 1980 / 年 5 月



蝉的歌

天野 一
（日本）
林文义 译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蝉 的 歌

艾 青 著

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蝉的歌 艾青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艾青】(1910—1996)诗人。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1928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旋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自学绘画兼习法文。在文学上深受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的影响。1932年初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不久，被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开始创作诗歌。1935年被释。抗战爆发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赴延安，主编《诗刊》。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副主编。1958年后在黑龙江、新疆农场劳动。1978年后回到北京，曾任中国作协顾问。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雪里钻》等反映了民族的苦难与命运，传达了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向太阳》、《火把》、《黎明》、《光的赞歌》是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其作品紧密联系现实，富于战斗精神和新鲜的诗美，具有将真实与想象结合的特色。在诗歌理论上，强调诗人必须具有时代的使命感，主张用内容

与形式相统一的观点去评价诗歌，提倡新诗的民族性和多样性。论文集有《诗论》、《新文艺论》、《艾青谈诗》等。

目 录

作者小传	(1)
蝉的歌	(1)
养花人的梦	(4)
迎一九三九年	(6)
坠马	(8)
乡居	(11)
迎一九四一年	(15)
棉絮	(17)
虫	(19)
忆杭州	(23)
西行	(27)
怀念天山	(31)
湛江、夹竹桃	(35)
在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42)
从回忆中醒来	(53)
炸后	(60)
我曾经喜欢	(65)
怀念	(69)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先知	(73)
白石老人	(76)
思念胡风和田间	(80)
谈杜衡	(87)
《管桦诗画集》序	(91)
我的创作生涯	(97)
我怎样写诗的	(110)

III

张君之学

蝉 的 歌

在一棵大树上，住着一只八哥。她每天都在那儿用非常圆润的歌喉，唱着悦耳的曲子。

初夏的早晨，当八哥正要唱歌的时候，忽然听见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嘶叫声，她仔细一看，在那最高的树枝上，贴着一只蝉，它一秒钟也不停地发出“知了——知了——知了——”的叫声，好像喊救命似的。八哥跳到它的旁边，问它：“喂，你一早起来在喊什么呀？”蝉停止了叫喊，看见是八哥，就笑着说：“原来是同行啊，我正在唱歌呀。”八哥问它：“你歌唱什么呢？叫人听起来挺悲哀的，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么？”蝉回答说：“你的表现力，比你的理解力要强，我唱的是关于早晨的歌，那一片美丽的朝霞，使我看了不禁兴奋得要歌唱起来。”八哥点点头，看见蝉又在抖动起翅膀，发出了声音，态度很严肃，她知道要劝它停止，是没有希望的，就飞到另外的树上唱歌去了。

中午的时候，八哥回到那棵大树上，她听见那只蝉仍旧在那儿歌唱，那“知了——知了——知了——”的喊声，比早晨更响。八哥还是笑着问它：“现在朝霞早已

不见了，你在唱什么了呀？”蝉回答说：“太阳晒得我心里发闷，我是在唱热呀。”八哥说：“这倒还差不多，人们只要一听到你的歌，就会觉得更热。”蝉以为这是对它的赞美，就越发起劲地唱起来。八哥只好再飞到别的地方。

傍晚了，八哥又回来了，那只蝉还是在唱！

八哥说：“现在热气已经没有了。”

蝉说：“我看见了太阳下山时的奇景，兴奋极了，所以唱着歌，欢送太阳。”一说完，它又继续着唱，好像怕太阳一走到山的那边，就会听不见它的歌声似的。

八哥说：“你真勤勉。”

蝉说：“我总好像没有唱够似的，我的同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唱一支夜曲——当月亮上升的时候。”

八哥说：“你不觉得辛苦么？”

蝉说：“我是爱歌唱的，只有歌唱着，我才觉得快乐。”

八哥说：“你整天都不停，究竟唱些什么呀？”

蝉说：“我唱了许多歌，天气变化了，唱的歌也就不同了。”

八哥说：“但是，我在早上、中午、傍晚，听你唱的是同一的歌。”

蝉说：“我的心情是不同的，我的歌也是不同的。”

八哥说：“你可能是缺乏表达情绪的必要的训练。”

蝉说：“不，人们说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表达不同的情绪。”

八哥说：“也可能是缺乏天赋的东西，艺术没有天赋

是不行的。”

蝉说：“我生来就具备了最好的嗓子，我可以一口气唱很久也不会变调。”

八哥说：“我说句老实话，我一听见你的歌，就觉得厌烦极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蝉说：“那真是太好了。”说完，它又“知了——知了——知了——”地唱起来了。

这时候，月亮也上升了……

1956年8月4日

养花人的梦

在一个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养花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月季的种类很多，是各地的朋友知道他有这种偏爱，设法托人带来送给他的。开花的时候，那同一形状的不同颜色的花，使他的院子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他为了使这些花保养得好，费了很多心血，每天给这些花浇水，松土，上肥，修剪枝叶。

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梦：当他正在修剪月季花的老枝的时候，看见许多花走进了院子，好像全世界的花都来了，所有的花都愁眉泪睫地看着他。他惊讶地站起来，环视着所有的花。

最先说话的是牡丹，她说：“以我的自尊，决不愿成为你的院子的不速之客，但是今天，众姊妹们邀我同来，我就来了。”

接着说话的是睡莲，她说：“我在林边的水池里醒来的时候，听见众姊妹叫嚷着穿过林子，我也跟着来了。”

牵牛弯着纤弱的身子，张着嘴说：“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

石榴激动得红着脸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

白兰说：“要能体会性格的美。”

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

迎春说：“我带来了信念。”

兰花说：“我看重友谊。”

所有的花都说了自己的话，最后一致地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这时候，月季说话了：“我们实在寂寞，要是能和众姊妹们在一起，我们也会更快乐。”

众姊妹们说：“得到专宠的有福了，我们被遗忘已经很久，有幸运者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怨言呢。”说完了话之后，所有的花忽然不见了。

他醒来的时候，心里很闷，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想：“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利。我已由于偏爱而激起了所有的花的不满。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窄狭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有了短的，才能看见长的；有了小的，才能看见大的；有了不好看的，才能看见好看的……从今天起，我的院子应该成为众芳之园，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

1956年7月6日

迎一九三九年

时间是冲洗渣杂的巨流，而历史只不过是巨流之底的沉淀——它留下的是巨流所经过的踪迹。

时间流着，跨越过旷坦的原野，跨越过险恶的山峡，一直向前流着，任何的力量都不能阻止它前进。

因此，怀有理想的人们得到了安慰；而我们，我们也感谢时间——它带给我们以人类的灿烂事业的确信。

因此，我们有了百倍的勇气，敢于和一切的罪恶搏斗，敢于向毁坏正义的敌人投射标枪，敢于向无耻的丑恶的鬼魅掷以傲慢的笑……

因此，我们敢高亢地呼唱着：

“记腐朽的给时间带走吧；
我们向新生的迎迓……”

是的，让腐朽的去吧，让已经去的不要回来吧——谁能使陈腐的木乃伊重新生活呢？而我们，我们决不会为那些被时间所卷去的东西感伤，喟叹：因为我们是如此忠信于时间。

1938年走了，我们欢迎。我们的心境很像昨天送殡回来的人们，虽有些空漠，却也有了新的希望在苏生。

1939年来了，我们更欢喜。我们将以全部的热情欢迎它，我们将以刺破了腿踝的驰奔追随它，不，和它并驾齐驱！

1939年是我们的年代，我们将深深地爱这年代，我们将生活得更好，斗争得更英勇！我们将歌唱得更高亢！我们将调转我们的喉咙，为祖国的解放歌唱胜利！为人类的正义歌唱光荣！

1939年元旦

坠马

沿着城墙，我们走在那由城墙上的茸乱的草覆盖着的小道上。这小道由于早晨的凉爽格外显得幽僻了。

当我们走了一段路，突然发现了一匹倒卧着的，有茶黄色的毛的马，它的壮大的身躯，几乎塞住了小道的宽度。

我们惊骇了，这惊骇夹带着无限的颓丧与衣怜。……

那茶黄色的马，它横躺着，四脚是硬直的了，而它的肚子鼓涨着，这样，竟使它横卧着的身躯的很多部分都不能触到地面……

三四个人站着看它，漠然地，它像了解了人们用怎样的感情在看它，于是它很倔强地抖动着，全身都很痛苦地抽搐了几下，伸长了颈子，仰起了头，用着无力的眼，不甘心的眼，微湿的眼，看看人们，看看城墙。

城墙上野草茸乱着，这绿的陷阱啊，我们的倔强的生物，就从那两丈高的上面坠下了。

在马所坠下的地方，几块石头被马蹄踩去了，陈年的乌黑的古城堞上，就露出了一片金黄色的泥土……

牧马者呢？他一定很早就从绿色的边境消逝了，现